

集部

春草齋集卷三

明 烏斯道 撰

序

送遜都月公赴山南廉訪使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詔遜都月公為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戒行人謂朝廷所寄之重者今安於公矣始公受江南諸道行臺御史中丞之命留南郡上下協恭

進賢黜姦崇禮明法威名四達十道懼服時憲臺多故由公振作光耀功加於昔惟藩將跋扈方伯莫制公繩糾以法厥惟艱哉兹聞春宫在益都公將往見有南圖謝病出關而適得山南之命也然山南凋弊於兵燹其政治之得失風俗之變更民人之欣戚舉在公研究物情奮揚風紀將必有同列薦紳郡中父老告之矣僕草茅之人辱上交迺獨言公下士之美公居臺端恒接見博士有吐哺握髪之勤温恭自虚之善故南郡之士多

為公賓客念公交游親舊皆象笏金魚之貴猶汲汲與
布衣施報豈直如獻子之忘勢而已蓋公由進士顯而
禮貌不衰講貫不倦是已之出者合乎詩書禮樂之原
也聖人謂子賤身能事賢雖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公豈
辦此哉且公為朝廷倚頼行入內其位愈高而言行於
天下四目之明四聰之達必為公任尤思謹於所接矣
行之日僕以是補於稱功頌德之次而系詩於後云

送丁侯元善赴福清監州序

朝廷設内外官視海道漕運為重閩廣湖南為遠故咸有優遇於其間每歲海運北上天子必命重臣延燕給光禄之膳用待儀之樂復錫之以文織焉閩廣湖南去中國數千里之官者有崎嶇跋涉之勞故議縮其考而伸其職往往由是而得優轉也慶紹所千户丁侯元善在任廿三載五越滄海輸貢賦皆獲燕飲文織之錫今得受監閫之福清其縮考伸職之令必循故常矣僕竊究之所重乎海道漕運孰不曰鯨波之險哉觀其風颿

之輻輳篙丁之雲集則又在御衆不煩算計不爽然後無梍杌之慮是以寵之之恩加厚也所遠乎閩廣湖南孰不曰南服之僻哉若夫島夷之梗化諸蕃之互市則尤在懷來之仁剸繁之敏然後成藩屏之固是以待之之意加寛也斯二者舉有優遇之道而有不同於寛厚耳侯仕海道既榮於其厚玆往福清將逸於其寛是固侯有過人之量出衆之能而致也彼暗於見短於才違上而病下拘拘自能自適於頃刻猶下澤之車款段之

馬過之者弗顧也侯當督運事坌至立辨析無滯而恒有餘裕焉以侯之才設施於福清誠使民安耕鑿里巷有絃歌之聲而大府不菑下民不懷未之有也矧其地有奇峯巨壑之勝丹荔黃蕉之美越鳥弄聲榕陰滿地退食之暇與州之賢士大夫遨遊瞻眺舉酒賦詩暢其思而發其閟此又獲於優遇之外矣侯之先大夫知先子至深而僕受知於侯至久侯治裝遂以此言壯其行

送陳仲寬都事從元帥捕倭寇序

太尉丞相方公以至正十有七年受天子命控制東藩有梗化者討之自是東方以寧倭為東海梟夷處化外比歲候舶趠風至寇海中凡水中行而北者病焉今年夏丞相曰天子方以中土未盡平弗暇理東海事吾為天子弭盜職耳惡得不選吾爪牙俘至麾下於是諏日飭將士曰汝往必克毋利其貨以逭其死毋毒我土民時天台陳君仲寬以都事職在元帥錢公幕下因佐其行君讀書士也居帥府且久陸攻水戰之法究之審矣

奚待言矧倭寇蜉蝣耳不足當吾鋒又奚言哉然彼尚艨艟剽輕出入波濤中若飛有不利則掎沙石大舟卒不可近此不可不豫計也且彼既弗歸順素擯棄海外今又犯我中國地梟馘固當第虜吾中國人日夥就為嚮導為羽翼求其回心内附豈得已哉苟我軍相攻擊玉石弗暇論必令吾中國人自告者免乃生致之此又參佐所當言也嘗聞君之先獻肅公當南宋時為諫議以直言受知於孝廟人至今稱之凡位與事無大小皆

可言君是行特其兆耳他日立顯位功益高名益著安知不受知於天子進直言如其先哉四明能詩者喜君有是行咸賦詩以餞予為序以致其臆云

送馬易之編脩北上序

和囉羅氏易之父以編脩官徵赴京師余餞之曰易之居城郭中蕭然一室不色憂在位貴人恒造其門與談笑則言不諂而禮不倨人有賂之以干貴人者輒謝去或貴人與之錢則受不辭曰賂不可黷周之可受也接

朋友賔客惟論古今典故未嘗道及官府事此皆易之通事理適時宜而得以從容於斯世也夫今為太史氏食君之禄是固博學篤行之所致然太史所主者唯事與言書法不隱則直筆炳爓事情失實則簡冊汙穢此何待余言也以余所揆易之今日之行不可不思於職之外耳當四方無虞之時太史得居清華之地享優游之樂討論脩辭已耳今江南北多故凡中外大小臣工不特屢屢盡所居之職而止也以一家諭之平居無事

則夫耕婦織奴樵妾爨各事其事不遑他顧設有水火盜賊之變則家人倉惶驚悸舉得言其利害而爭先奮力矣矧當朝廷用人之秋易之負師儒之名當知覺之任執政大臣豈不以得人為喜而舉天下事咨訪其不逮哉易之應天子之徵豈不能舉一事進一言以補益於天下哉即執政大臣咨訪不及於易之易之既目見世道嘶又豈得不自言其利害而爭先奮力哉余意易之必素定於中而備夫出仕之道余第愧知之未盡耳

於其行敢以久要之誼為之勉焉

贈慶元監郡元臣侯德政序

衢國公以靖亂駐軍東浙至正二十四年冬十月城上虞所屬州縣官若吏率其民往役跨山絡野窮日力以作時上流水淺澁舟載石首尾相銜二十里猝不可進事嚴迫於期皆惴惴自危或寛而弛事或猛而暴民其能上無譴怒下無怨咨者葢鮮矣吾郡長官元臣侯兼總制慈谿事在行事集民悅國公賜燕飲侑以白金文

織僕聞而歎曰侯何道而然耶俄而友人旅進而告曰
吾徒執役上虞侯惻怛見於面和煦形於辭有呶呶訴
牀下無忿戾咈逆之色周旋曲折扶其顛而補其漏微
侯則先人田廬非吾有矣所謂生死而肉骨者敢求文
於子以旌吾感侯之德也僕喜曰侯所致之美乃在乎
是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葢君子之牧斯民饑欲
其飽寒欲其燠疾痛哀吟欲其安寧以樂莫非行是豈
弟而已行是豈弟則是君子斯民之父母也民之父母

愛其民無所不至是以民愛其上亦猶子愛其親不待
督責而趨事赴功惟恐貽吾君子之戚戚也彼嚴刑在
旁箠其民如牛馬民心終弗服於是驗侯豈弟之感人
者深而人真有以樂公之惠也且聞之侯由南徐萬夫
長陞浙東副元帥武備閑習士卒和樂如居家賢能著
聞轉為郡民歡欣鼓舞以安其業輿人固嘗比侯前如
李廣後如劉寬一是皆以豈弟施諸軍民無往不可也
僕因友之請樂道其事匪直彰侯之德庶幾可以為在

位勸所請者邑民朞朞也

送高本中知司秩滿序

會稽髙君本中以海道都漕運萬戸府知事考滿獲代去府史陸彦誠踵門求余文餞之余問髙君何如曰君之在幕下也視牘之當署畧無所可否有不當署者則鈎鉅微隱擿抉瑕纇從容與諸史言後莫敢不謹事有大利害則闗白官長以補其不逮省檄君涖嘉興監糧斛至則握重柄不假借人百司惴惴然不敢撓法時朝

廷官在焉甚敬禮之府中無事則率諸史環坐對畫壁賦詩以適性此其大較也昔漕府置平江天下方靜謐號令風行執事景從轉輸者至縣而畢給統帥者至廣而畢集故叅贊於幕下者不以為難今兵興以來漕府徙慶元轉輸歲罔替而統帥者十一耳矧漕戸凋弊填委溝壑者過半其僅存者雖斧鉞弗畏故賛於幕府下者恒以難為憂君取便利事賛畫輔翌不縁循不偃佚底績於艱難免戾於上下尤足以見其優為也余曰子

前所言者稱善譽後所言者未盡知也夫公者私所忌明者昧所疾儒者吏所鄙子悉能譽之詩云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此之謂也君好讀書有大志可以負重致遠甫弱冠之京師從翰林諸公游所見益重閲使其扶顛拯危且有所不讓兹參幕於漕府而克濟其艱豈足以盡其緼歟余素與君交相得知頗深何以問為哉蓋是非毀譽之得其正者最寡余獨以訊諸人有獲於我心者為信耳彦誠謝曰子誠知言哉遂相顧而笑君

觀夫斯言勿吕鉅勿滿假惟益自奮勵廓其所未至以無負明有司之見知為庶幾也予既重彦誠之請就析其言申其詞致其朂為本中贈

送千夫長王本立歸括蒼序

古之命將也以才今之命將也以世以才則必得其人而後用之以世則雖非其人可弗用耶古今用人得失之相遠蓋如此且夫進德草萊之下脩業樵牧之中者貴之以執圭剖符而不易就富之以疏寵頒禄而不遽

行懼吾勇未足以禦國患智未足以救民死耳若乃闒茸瑣屑之徒襲先世舊爵紆青曳紫以自尊顯縻廪粟費公帑畜奴隸騶乘以安逸其軀一旦遇羽書之急烽燧之警則捧首逃匿已耳誰肯被堅執鋭以當矢石哉苟上之人不加綜核於二者之間使世之有才者多棄置而弗用繼世者常荒嬉而獲進固宜乎志士仁人之長太息也玆千夫長王君本立其亦可謂有才而世者歟蓋君嘗工舉子業弗第歎曰吾豈能矻矻於文辭翰

墨閒哉當歷覽天下馳騁上國立奇勛以自見耳適嚴君告老從命襲爵防禦古括非其志也然能嚴部伍立賞罰若秋霜烈日之不可犯及接賓客則彬彬然和平樂易不失儒者氣象至正壬辰春海防軼軌浙東帥府檄調君置鄞之咽喉地既戒嚴鄞人感其扞衛之勞咸歌詩以餞而命余作序以弁其篇端余謂士有才而非世其於利達誠務内事有才而世則其驟陟而累遷猶駿馬注坡巨鱗縱壑鷙鳥入雲而風廹之也王君行

矣他日戡亂討逆立功著節握重柄而躋髙位不可拭目俟哉

送劉庸道遊閩中序

劉庸道侍父往閩省自武林道經四明留寓幾三月余因得與交而敬其為人風裁秀整眉宇疏朗若瑶樹倚風明月射水固得清淑之氣居多及夫揖讓之和升降之謹游觀燕集之閒雅若祥雲在空隨所變態而無不佳知必久習禮樂移其氣體而然者至於出言簡而有

文摛辭華而有則又若江河有源而流衍不竭問之則玩齋貢先生其師也庸道之才之美如此豈不可敬也耶今戒行有日不可以無言夫人之過恒以已之美而鄙人之不美已之才而侮人之不才鄙之侮之且不可況所鄙所侮未必皆當乎彼貌之不颺而知之內藏者吾弗禮焉則失之騣明矣行之詭異而容之不脩者吾弗禮焉則失之曼倩矣處乎桑樞甕牖而才美不外見者吾弗禮焉則失之原思矣庸道慎於此庶幾寡過之

道與且吾閩之閩東南名郡也去京師甚遠故士多讀書於鄉里雅不好遊其培養厚用工密而所見過於人庸道嘗游其地皆舊友也余意士不好游則名不揚其窮巷之中山林之下必猶有抱道而樂隱者庸道試求之必得其良遡其流而覯其瀾采其英而咀其芳則庸道之才之美必由是益著余冀他日之會悉以所得者告我故遺序與詩以為後日券

贈行省理問仲剛君治城序

春秋之法書築者創始也築郿是也書城者完舊也城中丘城小穀是也築之城之必書者以勞民為重茍人君知此則慎重於用民之力也太尉丞相方公以斧鉞討暴亂至正二十七年夏五月城慶元曰吾所以用民葢所以保民吾不得已焉耳謹選四大官及百執事皆用命不敢怠江浙行省理問仲剛君在選分治北城雖稟度於大官而指授區別各有條理土堅石縝民忘其勞未嘗以箠楚為威信足以服衆未嘗以壺漿為惠德

足以飽人越四旬城成視他吏憑陵怒氣厲民以衒巳功功返不逮焉輿人歌之曰非涇濁不知渭之清非彼怒不知君之恕君之賢為吾之二天於乎君之才加於人十百矣且土厚之木其為器必良江浙行省左丞貞惠公為皇朝望臣君貞惠公之孫也夙有所習知仕宦之道倅奉化時村民寇境內君募義民擒戮之為省府都事時監收上虞餘姚官糧及為餘姚浚河築堰具有德政是固祖父培植之久故上知其能而下承其澤也

剏城事甚大而聲名猶籍籍顯著以兹測之而升髙之步又豈可量哉郡人范其等屬君撫摩之愛故請於僕以揚君之美云

贈醫者馮至剛序

周官有疾醫瘍醫之目必分官以掌其事葢人有內外之病非一端藥有內外之用非一律是以分掌其事而不可兼之也故掌是事者用心專而理明所守簡而物備是二官皆得食於上而同趨於利人之功也後世視

二日則難之於疾醫而易之於瘍醫果疾瘍之道有難易之分耶後之人事不師古士有學疾瘍者既非任於官人人得以臆見議之議之者曰疾醫則口岐黃之書學之之道為難瘍醫則手鍼砭之法學之之道為易吁是不知周官精微之意者也要其歸疾醫未必能手其手瘍醫未必能口其口二醫之道皆難也鄞之東鄙馮至剛兼通疾瘍之道而以瘍行於時固知其學有餘矣至正己亥夏衣仲良之嫡疽發背獲至剛療而瘥人

徒見其藥之易不審夫疽發於外而係於内其療之之功等於疾醫之用心也仲良求余文以美其德余因辨古今疾瘍不同之説以為贈

贈道者陳文華序

予館人張大方氏之冢婦有奇疾藥之弗差大方曰其在予過有不察道有不迪得無祟禍於我乎聞天台陳君文華得道家役鬼神之法遂再拜請君君作為一出乎誠至心焦力瘁無惰容俄而謂大方曰吾若有屬言

於耳者兹得請於帝矣後數日病愈大方圖報君君不可以私求予言表其美予曰於乎君必有見於鬼神之理也夫鬼神無形與聲其能使之服從者形也告言者聲也是其索之於窅渺而著之於物象者歟予觀其役之之時則口叱咤手搏擊謣謣蹇蹇道上帝律使觀者股慄不敢出氣初怪其作為之異及考周官有以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索室毆疫則信夫鬼神亦有剛彊驍勇不可以優柔煦嘔役之者與余又曰天地與

人之道一而已矣熾於人欲者裂之而二焉純於天理者合之而一焉君其有以合乎天地之心而庶幾扶植於生民者歟且鬼神由吾而役走亦天地中之物耳人之心誠合乎天地烏有不從其令哉故予述其事以贈

送闌上人住香山序

浮屠氏其遺世而獨善者耶曰非也其避喧而習靜者耶曰非也然則何如殆亦一視而同仁者耳當其玄髮初剪畦衣始挂則懼吾心天關而弗通蒙昧而弗明於

是乎躡窮崖之巔蹈虎狼之窟收視反聽寂焉孤坐以造夫昭明髙朗之地及其戶牖四闢天宇豁如而無所凝滯於是乎布筵開法祛妄解惑以濟夫羣生是則其始也切切焉其終也汲汲焉凡所以為已者實所以利人也若是則果非遺世而獨善避喧而習靜者殆亦一視而同仁者矣吾方外友闡上人郡之名家子也少慕浮屠氏受經於慈谿之龍山寺寺逼近官道迎送賔客無虚日即杖錫江湖間冥心兀坐恨山不深林不密所

見甚超詣久之典法藏於金陵之蔣山道益隆而名益著及四海弗靖無逃遁之地復歸龍山獨處一室泊如也今受知於司徒滎禄方公公命住持同里之香山寺上人力辭不許乃勉就命於其行吾黨相知者莫不為上人喜葢太平無事時方袍圓頂之徒雲興霧合居安養飽又有據象筵握麈尾以主之者居相望故不役志於道者寡上人方亹亹自脩不暇深遁之可也及兵戈搶攘之秋叢林大刹悉為灰燼東南山水間雖無恙而

梵唄之聲幾絕矣老成宿德不啻若晨星霜水故役志於道者寡上人乃考鐘伐鼓以倡其道雖欲遁之可乎上人為已利人之道兼盡之矣然浮屠之住持猶吾儒之仕也學優則不可不仕仕優則不可不學上人其勉之哉里中諸公嘗與上人游者相率為餞命予述其事不得辭

刻唐律易覽序

刑書曰律者何蓋以假借音律之義也何假借於律律

管短長其聲有輕重之殊毫釐差繆五音不和刑之道
似焉書曰故乃明於刑之中中與律一也漢蕭何巳脩
律令曷不曰漢而曰唐其書至唐而備故謂之唐也其
唐律之刑十二者何律十二管五音始和故刑如其律
而國家之法無不具之於是也自唐之後代有法令雖
命名不同固不過本於唐律孰知唐律一本於聖經舜
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至三代五刑之屬三千律之條目以廣聖人之旨焉

惜夫章縫之士或泥於經而不適於用鉛槧之吏或執其律而不明其原胥失之矣恭惟今天子新定律令參用唐律天下之人莫不仰瞻善教吾邑周先生元夫嘗勾稽尤溪儒而吏者也用心唐律幾四十載條之雜出者以類而從義之難明者既疏且釋以今比舊散者會焉隱者著焉名之曰唐律易覽先生書成弗售其有待於今日也歟於戲唐律之目先之以名例則尊君愛親之道大矣次之以衛禁職制則尊卑隆殺之道嚴矣次

之以户婚等目然後防範於人事者悉矣此非得於三尺之外者寧知用法之意哉雖然其間十二刑者服乎重者也八議罪有所議者也至於紛綸案牘而律文所無者若子為父復者也善乎昌黎韓子之言曰經之所言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將引經而議也由是言之律豈外乎經者耶方今律令家藏户習是亦周官之令民讀法先生是書如星漢昭列舉首畢見在

位者進而用光灼然其有寀乂於民秉彛之助也若夫

欽哉恤哉為聖帝拳拳之致意在乎執法者省焉

刻輿地圖序

地理有圖尚矣本朝李汝霖聲教被化圖最晩出自謂

考訂諸家惟廣輪圖近理惜乎山不指處水不究源玉

門陽關之西婆娑鴨緑之東傳記之古蹟道途之險隘

漫不之載及考李圖增加雖廣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

殽今依李圖格眼重加參考如江河淮濟本各異流其

後河水湮於青兖而并於淮濟水起於王屋以與河流為一而微存故迹茲圖水依禹貢所導次第而審其流塞山從一行南北兩界而别其斷續定州郡所屬之遠近指帝王所居之故都詳之於各省畧之於遐荒廣求遠索獲成此圖庶可以知王化之所及考職方之所載究道里之險夷亦儒者急務也所慮繆戾尚多俟博雅君子正焉

玄雲吐月詩序

石之秀潤者莫靈璧若也石生靈璧縣土中與天地同始於玩物為至古不假追琢而嶔崎谽谺之態層出其理白其色玄其聲鏗然故好事者取之吾郡僉書晉齋倪公得是石京師中甚瑰美廣二尺脩倍之趺以白石御史中丞溫都斯公見而異之以石之狀若玄雲然其表有白又若月之哉生明因錫之名曰玄雲吐月中丞首賦詩俾斯道序之某謂石之體至堅玄之色不炫至堅而不炫君子之德也雲之用能澤物月之輝至明澤

物而至明為政之道也中丞一命名石愈光輝而僉書曰可以取鑒孰謂玩物無所益哉

禱雨詩序

古者壇而樹為祭天禱雨之處曰舞雩是故旱而禱於壇禮也然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非專於壇何也周禮有荒政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遇天災而遍禱也古之有國者皆得而徧禱今郡縣徧禱於封内其亦索鬼神之禮也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

川涸土豐禾病民瘵旌倪遑遑不能寧處慶元路總制慈谿縣事珠準台元臣侯曰吾為君理民天降其咎不在我乎名所部官分詣山川神祇以幣禱躬訪邑東山谷間龍湫免冠拜祈神之貺弗得命自辰至午跪沙石中忽若有物蜿蜒淩空玄雲四合左右曰雨將至侯旋未至邑而雨侯以為未足徒跣行道上徧至神宇叩頭以請越三日大雨穚物蘇息民情歡忭遠邇衣冠之士咸歌侯之德俾不佞序其事竊惟侯禱而雨孰不謂三

才一致而有以感通神明也嗚呼所以感通之妙其可易言哉葢天地之道無思也無為也侯不涉毫髮私意中心無所思為而對越於神明人神無間矣則風雨之興甘澤之注豈由彼而至哉矧侯忠孝豈弟夙聞於時又烏得不感于神明也今慈之民皆曰吾邑之內吾侯之雨也詎知侯以郡守禱所屬州若縣非侯之雨乎念侯勤勞如是他日天子用侯作霖雨侯豈異夫今日所禱之心哉昔柳子嘗序於羣公之上謂古之贈禮必以

輕重茲其所序亦何敢辭也

乾坤清氣詩序

余嘗見良賈焉凡古圖畫彝鼎玉石之類由見之稔而考之詳故定其是非臧否瞭然弗之眩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良賈且然況選擇古今詩以取信當世者乎夫詩有典有則有興有比得三百篇之旨也混淪沖融慷慨頓挫者得十九首之風也窮渣滓神變化鏗然金宣而玉奏者得盛唐之體也加之理贓

而思深脈貫而辭暢若明珠美玉無毫髮瑕累者始可中選擇也故選詩者必知是已所作又造乎是然後用心選擇如衡平鑑明而弗之失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廬陵晏君名璧字彦文志古好脩學充才敏每悼夫古今之詩浩若江漢莫知所宗乃冥心焦思選擇古人詩自十九首而下至今人詩區分彙别編次合若干卷以壽諸梓非得夫詩之幻眇惡能爾耶既而名其詩曰乾坤清氣葢以乾之清氣積而為日月

星辰坤之清氣積而為江河山岳人生其間兼得二氣者發而為詩詩之有關於世教者可與日月星辰江河山岳爭光輝同永久豈小補哉彦文是選不惟有益於來者其命名若是亦可謂知所本矣

月夜小酌詩序

郡城北有陂而迂晉齋倪公處南涯其子壻童有嚴氏處北涯有嚴好讀書與余雅故而余適館於倪公今年夏閩省都事劉君子明挾其子中由錢塘入閩道四明

主有嚴家父子皆儒者亦愛余乃六月既望月明水湛閃閃如白金出治白蓮方繁盛光采與水月相奪余情意浮動不可遏於是命舟訪有嚴及劉君父子露坐談笑有嚴治杯酌劃雞行酒予歌鹿鳴之詩款款至夜半衽席之外忽有漁者舉罾游移左右各起而就視售魚入饌再飲至醉時四鼓矣始者人以情合酒以景行終則情景兩忘其樂何如哉然人之離合靡常天時之變亦靡常人既合矣時既良矣不可以不飲飲不可以不

歡是飲也不速不豫人時俱得其樂而醉也固宜翼日酒醒各賦詩一首既而情不能已又倚韻而和凡若干首萃而書之時歲在甲辰飲酒越五日也

雨夜寓宿倡和詩序

魚與鰌游鹿與豕交人則依乎人固也胡君舜咨暮託宿於童有嚴氏又奚言哉斯時也使不值有嚴其露處耶不於此則於彼耳然人有合不合不合則不歡惟斯文相值若合左右券宜乎主賓飲酒霑醉形諸詩聞者

亦屬和之不啻也吁覆巢毁卵鳳皇不翔舜咨之善擇所依有嚴之善待士固可見矣然當此多故之秋舜咨雖隱處弗業人得以欵洽無所疑若茅容之待林宗然彼去重位或求容於人未必商君不見却於民家也余因是而重有所感焉舜咨之詩既悉其實又屬余為序余不得辭而姑志其畧云

松下小稿序

詩之作非得夫天地之清氣者不能也然汨於富貴貧

賤羈旅勞役一發於歡欣悲忿之音而盡夫清氣者或寡清氣得矣非靜而專又未見其詩之工也惟浮屠氏寄身閒寂無外慕膠於中其爲詩必全夫清氣而又靜專宜有以異於人也慈谿龍山永樂院用剛禪師以清明姿從桑門究明覺性有悟入出而倡道名刹既歸闢軒松下禪定之餘吟咏風月合古詩律詩若干首名曰松下小藁其氣清其音舒春容閒淡若氷霜水月不容垢氛使人讀之意消情逸豈非浮屠氏之異於人哉

余自少與禪師交知永樂院自昔有龍石少微商隱而下至於歸菴諸公皆善為詩至若往來宿碩有若恩斷江噩夢堂方外之士若柳公傳道黄公晉卿貢公泰甫鄭公以道戴公叔能范公運甲子之伯氏性善皆以詩鳴者也或師或友霑溉膏馥故其詩不外乎規矩法度良可尚也吁龍山風氣清淑古陽禪師創業之地也今禪師之詩流傳山中豈不為龍山清氣之一助耶

春草齋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春草齋集卷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春草齋集卷四

明 烏斯道 撰

雜著

靜德齋箴有序

顧俟仲淵以靜德名齋殆有得於靜歟夫汨于動固無所以養倚於靜亦失所以養舉非得其中故爲之

箴箴曰

人生而靜本然之性靜而有得乃由乎正貨利鬬於內聲色交於前動而弗靜情隨物遷猶彼馬也縶之廄思夫逵之驟猶彼鷹也縶之鞲思夫空之游勿逐逐可牽而復勿營營可止而澄勿外形而寂寂勿自拘而戚戚履道坦坦如春熙熙雖動而靜至理得之

黙齋贊 有序

黙以名室慎言之道聖人所戒非直口而已果在口能終身弗言乎黃君仁則既黙不自言故余以言闡

其默然銘為戒體箴為鍼義余何敢哉迺為之贊贊

曰

古之慎言守口如瓶口豈常止不能無聲與天合德吐辭為經謀猷回遹言興而兵維仁則靜蒙養是力融融熙熙守之以默守之以默順帝之則雖終日言不動而寂彼捫舌者御六馬然覊之勒之蹄嚙以喧達人知要遡流逢原守默之樂孰測其玄

贊友人畫像

其色愉愉其情蘧蘧內藏智而若訥外同俗而弗渝所樂泉石所味道腴是猶韞山之玉沈淵之珠也

自贊小影

吾為吾耶吾寧在斯吾非吾耶斯其為誰行年五十有七一善不聞於時欲盤礴古人終高致之莫及徒浮湛當世雖自悔其何追登高而臨深彈琴而賦詩曾何足世教之少裨噫繼嗣我日猶或可為

松風齋銘　有序

呂元膺氏以松風顏其齋居之室或謂予曰子亦知元膺命齋之意乎葢不樂城市之喧嚣而獨慕丘壑之澹泊云爾余以謂松植物也風噫氣也其於城市丘壑奚擇哉故述元膺之志以銘之銘曰

有厥身葆厥身匪人曷羣匪教曷遵懔彼貪夫吉乎腥腐譬蠕之動莫知其故爰正我冠爰襜我衣以遯所淑惟松風是依肆彼磅礴莫撓其清有如聖化式毘我情松維揭揭風維激激不忝而一入聖人之域

植德莊銘 為紹興宋秉心作

脩厥身有厥德厥德之成如木之植暢而壯由沃之功懋而澤由本之豐我沃我植以養其性我本之豐樂天之命勿謂善小我植是滋勿謂惡小我植是虧兢兢焉恐其失綿綿焉孫之力行有枝葉遠邇之式

瘞猿銘 有序

晉齋倪公畜二猿白頰玄衣濯濯可愛始出自清漳檻至鄞逌馴狎恒縱之於林中甫二載為巳巳之冬

其一病死瘞於西園禮埋犬馬以其功也茲瘞猿不以功而以清獺矧猿鶴為人並稱古人瘞鶴既有銘猿之銘其可已耶銘曰

鞠侯之名君子之稱匪仙而輕謂獸而靈有鬱其林孰尼爾適有縶其實孰靳爾食命儔嘯侶孰戕爾天濯清追涼孰嗇爾年土壤既殊寒暑亦異自漳而鄞天或斯致凡百獸類恒死于殃弗殲於弓則殄於熏爾弓弗罹爾熏弗受雖死而寧何怨何咎

鏡堂銘 有序

天下之鑑形者水與鏡也然水非鏡比水之勢常奔崩奮激必泓渟止凝然後可茹而遺恨猶十一也鏡則範金而媲乎砥平刮垢而傚乎矅靈用以鑒形則毫髮靡遁至若萬象參錯其中蓄凝寂不動虛明弗撓吁何其妙耶然其為物也必人為耶其固若是耶果乎人為則木石其猶可苟其質固若是又胡假歐冶之力為是必有分矣鄉之王君子愚取以明堂殆

有見而樂之者歟君少從周耕雲游耕雲專寫神君盡得其術人以君術之精形之肖若鏡照然者遂以鏡堂題之篠光不怠託之鏡以自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直翁子愚其字也予為之銘銘曰

長可使短短可長不凸不窪平乃良玄錫白梅發韞光毫末之微弗遁藏秋金為質重以剛厥中若虛窈莫量萬象具見日靡常止若艮背不損明冶型朦然固顯彰埃壒翳之體曷傷盪磨保嗇勿怠荒延年益壽至無疆

紫竹杖銘

紫而澤勁而直而虚其中惟力行無斁

春江引有序

徐氏四世以琴名海内雪江秋山曉山皆聞而知之曉山之子和仲與予交則見而知之也和仲性樂易尤博覽羣書每一見必鼓琴余必索春江之曲聞其聲之洞達勢之澎湃則神揚意爽如挾風雲上下於天地是誠妙於琴之音也遂為春江引以貽之蓋琴

操之名有四其一曰引為進德脩業申而達之之義也今春江有辭故得以述其意非敢自僭而作也辭曰

江之衍兮滐流所歸江之深兮蛟龍所依滐流歸兮春水瀰瀰蛟龍依兮維幽息之雷鳴兮虩虩蛟龍兮出蟄電熌熌兮雲飛風烈烈兮水立龍上天兮水為霖四海九州兮聞龍吟

三世雷記

三世雷者名琴也唐渝州雷震所製後震之子某嘗脩之至孫某再脩側視腹中其識具存得之者以一器而出雷氏三世異之因以名焉以小篆刻諸底或謂震之製琴始於祖至震為三世也質雖桐梓尾則海藤其膝玄玉其斷紋蛇腹其製宣尼修不及五尺而聲若金石清越悠遠吾郡清容袁公當元之延祐間仕京師見是琴於故宗室趙氏不可得趙氏性好馬一日有顯官贈良馬於公公得而遺諸趙氏趙氏意殊喜自謂無以為

報雖有雷氏琴實吾之先受賜於内府者不忍棄將返馬焉吾又愛之以是依違者再三終以是琴報公公傳於家至孫日嚴以重價歸史君禮氏至正末天台方丞相入城嘗聽人鼓琴悦之因命左右物色琴之佳者左右以是琴稱遂以勢而得焉余友錢塘徐君梅澗以琴名數鼓琴丞相前退而大譽是琴余方以不獲見爲歉今天子肇造區宇詔中山侯下明之郡縣丞相欵附入朝以是琴與倪叅政晉齋余時主晉齋因得以寄意徽

軫聞中山侯將稅晉齋家晉齋挾愛物避處他室中山
侯入閱晉齋返視愛物咸具惟是琴蔑之有也漫不省
何若越半歲丞相之子名闕者自京師來明云吾道經
毘陵有一軍士抱琴求售晉齋始記是琴昔以愛之篤
庋卧榻上忘焉必為中山侯麾下士先入卧内灑掃持
而閟之每道及未嘗不歔欷悒怏歲辛亥秋余被貢之
京師聞溪坊沈仲芳氏蓄琴及訪視之即是琴也撫弄
慨歎而別余宰化之石龍甲寅冬余以覈田事赴廣省

聞城中一士有古琴最佳即偕往求視其士乃舊所見仲芳又出是琴無恙葢仲芳以獲戾徙廣中凡器物皆棄去獨與是琴俱故也余撫弄嘅歎如初已卯夏余以考滿當入覲先至廣省乙文時仲芳聞余至豫伺之水驛亭上見而欣然謂曰吾三世雷顧與子歸明余驚念曰此非吾所能致也意謂戲言往返數過仲芳屢以為言不易果以見贈加水精絃白玉軫足上下括以古錦囊二余喜愛之而不辭重以白金答貺保抱攜持水陸

行數千里至京師不損髮漂長子熙來候迎相慰藉後余調吉之永新熙東歸余委琴於熙而命之曰今天下故物悉殄滅於兵燹中若是琴豈易購哉且屢見屢違終購之於絕域以歸豈非幸歟吾與汝又素好鼓琴汝寶之勿失庚申夏獲歸田里而是琴遷處浮屠氏保定師之室越三載癸亥謀復之未克又為好古者售入河洛惜哉噫數歟抑異物不永於一人也然是琴之得失可怪也有不可忘者特記之

漁記

郡之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余客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稔方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顧其魚有得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盂實膳膏薌其中置水底泥沙魚聞薌叢至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緡貫竿杪緡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小鉤魚見珠狎而戲焉口頰著鉤則不可遁矣或以义或以射或設罾而起伏之或釣十餘舟圍繞以進

一人擊楫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絶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擊舷上或相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罭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一人曳而前趨則魚皆得有搕鸕鷀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手摭魚以出有投擲藥水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槎內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著水面並沙際而往激水魚驚而躍舟中有作梁水上竅其下納笱竅中有

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罩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泥水上手按而取之或以蜃灰灑石罅以楸入罅内反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纖其首若籊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溱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惟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得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藏其淵非此之謂

歟

德驥傳

御史中丞溫部斯公以二十二年奉詔闕下出正南紀先得驥唐肆中魁壘駿逸騧質驪尾足與尾色類步武疾徐咸中公意公優愛之偕航海而南恐圉隸校畜不謹常親視撫摩驥嘶躍自喜越三載公被旨除浙右廉訪使以病未行適淮南藩將自王吳專據百司風靡公乃奮然去茲土裨將李以公朝廷重臣遮留調護彌篤

公謂吾天子股肱也天子方不暇巡狩儲君總戎晉陽而淮南又若此吾正當抗義報國以圖厥後於是以祕機出闕李素奇公驥以公既已出因自取之驥閫阨鷙曼毀首碎額已而忿滀潸然出涕及李廏與衆馬分背踶齧不秣者五日而死嗚呼真良驥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良驗是雖始遇終睽而其德乃以睽顯公食君禄確守忠藎驥食君之粟亦不忘乎主易曰信及豚魚又豈非公之德感歟鼦鼠者且然彼衣冠者宜何

若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禄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至欲禄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余謂文侯甚不知禮也夫天子代天理人者也天子不能以一身理人而封諸侯焉諸侯亦不能以一身理人而有百官焉自天子以至百官

位皆天位禄皆天禄豈得為天子諸侯之禄位哉今文侯以翟璜為受吾之賞是以天位為已位天禄為已禄而生長傲慢之心也且君子在世未嘗不欲仕所惡不由其道耳今文侯以不仕為高則舜之五人武王之十人皆不足禮歟於是而知段干木官之不肯禄之不受者未必不因文侯不禮於有位而不屑仕於其朝也史稱文侯為賢而賢君猶有是言况下於文侯者乎吁

辯岳鄂王不渡河

士大夫言鄂王朱仙鎮之師金人命垂絶王在軍當不受君命渡河成功而還天子寧以報怨復地罪之哉余謂當時事勢必有所梘馬秦檜在中執威柄先請張浚楊沂中歸而後言王孤軍久留不可深入是翦王羽翼已知阻於秦檜之議矣且一日之内奉十二金牌令班師王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以王博學明理精忠勇決積其勞十載豈不慮及於君命不受觀其一日之内金牌十二亦必因王疑議進退而呼

之之急如是也假令王不受君命徑抵金壘烏珠智勇之將雖挫衄餘兵尚盛敵未就擒而追王逆命之軍躡其後必受觸藩羸角之禍是固雖欲渡河而有必不可者矣嗟乎秦檜賣國丐侯尙與王有怨故殺王詎謂張浚名大將亦傅成王罪天子不念百戰之功乃可姦人之奏竟致王于死嗚呼痛哉

書王君國寶傳後

嘗讀司馬氏史記班氏西漢書有循吏酷吏佞幸諸傳

其所以示勸懲亦切已至范氏作東漢書又有傳獨行逸民者固以民風益偷而懲勸之意愈切也會稽潘先生多吉為臨沂王君國寶作傳亦可謂獨行矣君性孝友剛介不詭隨嘗出貲息內兄弟財爭之訟燎償逋偽鏹不敢以誤人飲食其友三十年始終如一君之知趙張二姓隸於人出金贖之杭郡大雪囊粟以濟親故久逋之券病中悉焚使無言于後憐鬼婦之言瘞其骸沈妖廟之象絶其祟見舟航之阻開上流以去其杙是皆

人所難行而君能行焉異哉然東漢獨行范氏謂此益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君不矯俗不沽名所慮深長惠於人甚大庶幾中庸之行豈不足為世勸而可敬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雖止司征以殁令子德璋孫魯方為時顯用榮其親聖人豈欺我哉且吾觀左氏豕人立而啼及吾得請於帝之言儒者多以為誣以君鬼婦事論之亦足解儒者之惑也

書慈湖先生名呼磬圖後

磬有銘曰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為賢盡此為聖慈湖楊夫子中庭召呼以磬辭氣謹矣執事敬矣日就月將以至為聖無非敬謹之功夫子鏤鐫於磬時明圖其形以揭于壁為為人之學者必不信

書倪仲權所藏南軒先生墨蹟後

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葢治民居家之心一也南軒先生相國之子也一去驕奢齊其家以道為郡時有

遺教授書一紙論收受蠶麥夏稅欲革去積弊且傷其時義利之不明是皆移居家之心於官也今去先生餘二百載倪君仲權得此書仲權能如教授受先生之教則此書之得非偶然矣

書童翁傳後

張氏小山書童翁傳翁由子孝齒牙復生余讀之竦然有感由此觀之則冬林筍生舍旁鯉躍豈誣耶吁天人感通之妙固不可測也

跋余伯熊古詞長歌

余伯熊書自製贈理問沈子和吹簫曲并與諸友夜飲歌各一篇皆佳作也曲清新俊逸如玉樹倚風蒼鷹度海有姜白石之高韻歌風流跌蕩如青鸞翔漢良馬脱羈有李翰林之風度良可嘉歎也記伯熊年十四五時學舉子業有文名余嘗比張童子韓文公勗童子進於成人之道竟寂寂無聞今伯熊尚壯記序箴銘章表詞賦之文尤簡潔雅麗時流共稱豈童子比今而後吾知

伯熊希賢之功殆未可量也

題胡公鼎宗譜

明之卿相家甲第相望皆以儒業顯必有譜牒貽厥後世逺澤斬子孫淪落譜牒亦散逸其子孫或有存者又不能讀先世書知譜牒之當保愛雖遇宗族於道上邈不相識者有之間有識者亦不知大宗小宗之何派也若是則譜牒之存否實係子孫之存否子孫之存否又在乎子孫之賢否也余方以此為歎郡之胡公鼎氏效

歐陽公家譜法緝宗譜自序其首持以示余余曰非公鼎讀書好脩圖久其後者能若是乎其用心可謂至矣然家之隆替不可常也子孫之賢否不可必也余嘗宦遊廬陵知歐陽之家不能不替其子孫不能皆賢第其聲名事業為世所重其所緝之譜又可法故傳世久而不墜今公鼎能力踵先哲則所緝譜牒亦可以傳之悠久不惟使子孫知所自出尤足使子孫知先後之澤有所自也猗歟美哉

題花香竹影圖

倪仲權氏扁齋居之室曰花香竹影日與余燕坐其間馬君易之邊君魯生枉駕來訪笑語者終日仲權聞魯生儒者而畫名雅重江湖間欲請作花香竹影圖未敢出諸口易之度仲權意以請遂援筆作是圖無凝滯香影未甞不譪然也觀者或病之曰花竹可圖香影不可圖也魯生笑而不答余為解之曰可圖則皆可圖不可圖則皆不可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吾身既不可獲外物又不可見花與竹又焉可圖哉孔子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聲既可聞香與影獨不可圖歟諸公皆大噱且相與飲酒而别

題童氏族譜

台之黄巖望族童氏之裔孫師章出其兄師容所次家譜一編自唐迄今十有三世餘四百七十載其間圖以系世録以著行有敬宗睦族興善懲惡之道可謂備矣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固告天子之言然士大夫

家譜之存亦可以觀祖宗之行而有所脩省也師章和而有文甞有功墓田叜切切於是譜之永則既知所脩而可示於子孫矣

跋剡原誌銘

剡原戴先生之文爲當時館閣諸老所推許凡爲人撰述誌銘苟其行有不足稱者弗屑也松雪趙公爲人書文字見其語陧杌者即就筆下攺攛咨嗟至終否則謝去值文之絶佳者則欣然運筆無凝滯而神氣浮動餘

姚瀏陽教授李君行有可書宜乎得刻原誌銘誌銘宜乎得松雪翰墨其書其文珠玉交映誠足以取重於世也第松雪真跡燬而不存深可惜耳自古碑刻多藉善書以傳近世猶襲其故事松雪所書豈復可得哉然以文字名家譜者必版行雖碑刻斷滅而文不泯今刻原之文亦梓行矣瀏陽公之名同以不朽為子孫者雖不見趙書亦可以無憾

烏氏家譜引

烏氏出自姬姓黄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至春秋時在莒者存在齊者餘及枝鳴皆為士大秦有獲為大官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狄夷為君長其家張掖者餘之裔孫號為駱侯至唐有承玼與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承玼子重胤討淮蔡功為大進封邠國公後唐有震宋有居鄭州者為顯官建炎間隨高廟而南遂家於嘉興之廣陳後又有自廣陳之慶元之屬州昌國而占籍焉譜牒散亡不能詳

知其事今自昌國之祖至於今五世一居郡城一居岱山雖不能顯庸於世而吾父以上皆寛厚慈愛至有人稱佛子者云今吾兄弟幸得與衣冠者齒而知聖人之學為貴視操瓢於塗奴隷于人者相去倍蓰豈非由吾祖宗積累之報施乎竊念不明於世次無别於親疏實子孫之責故推近以至遠原上以及下前列譜圖後載事實於此致夫尊尊親親之意以示子孫亦教孝之道也

書自作詩文後與楊伯純

余少失怙貧甚夜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良苦令止余不為苦而諷誦不已晝則詰難辯疑於儒宿惟求進夫聖人之道焉吁年已邁而德不脩業實踈而名濫得有負於師友者多矣雖然聖人之道非言莫載是以有屬辭比事之習故嘗考諸六經其言質而備其理坦而明古者所習燦然可見後之人抽青對白鼓浪騰波是可與議於道耶余有志斯道牽課兒曹坐遷歲月譬如

傭工代耘而蕪穢已之畝畆也楊文元公五世孫大章氏有道君子也余兄事之嗣子伯純殊穎秀克承家學求余作詩文以驗已之能嗚呼大章有子矣然余言亦徇一時所尚奚足貫伯純之勇哉伯純益博求而約取故録一二以為先路之導若夫道德之存而藉乎文章之雅固當取則於六經也茲欲伯純知余之學由貧而不進而伯純無衣食之謀有父師之誨不可不以為樂而自慶也余冀伯純有自得轉而告余孔子曰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伯純可畏哉

書亡子艮詩稿

吾兒艮三歲喪明飲藥石目之明稍復四歲喪母鞠於祖母韓吾謂子之賢不肖天也憐其疾保養之年漸長能讀易甚習間作詩吾正其可否終以目故不善書然吾為可喜猶愈于不見日月蠢蠢然焉者一日祖母病翻左臂肉用佩刀刲之雜糜以進祖母已不能食尋卒踰九旬艮亦以奇疾卒年二十有一嗚呼痛哉因視其

箧見吾所正詩稿哭既而識之

書

遺陳令尹書

某草茅之士安分清貧自弱冠知學以及乎斑白未嘗肯以名姓求登於鶚薦聲譽借重於龍門也今年春讀書東皐之上先生來訪賤子往謝未幾兹邑舉行團結先生必欲置賤子於賔館故厠身諸公之列而獲吐一緒之論今引身恬退一載以來足跡不及公堂生理托

之遐壤於團結之事戛戛乎何與哉雖然每與師友坐談語及先生終不能不眷眷于心葢先生視百里之邑雖小以民命論之其責未嘗不重賤子與先生之交雖淺以斯文論之其交未嘗不深責重則不宜任一已之見交深則不宜有旁觀之譏是以晨起作書急以利害之言敢告于左右夫團結者以民為兵也可義舉而不可勢迫也古之人謂民猶水水可以載舟又可以覆舟御之合義則民從如歸御之失義則民怨其上始舉此

事衆推趙子永先生為之贊夫子永先生力學三十餘年有喜其學者日從其遊方以世道多故同期深遯業在經營適有是舉不得不為之一出子永既出故賤子亦不得不出三日之内殺牲祭神文士雲合武夫景從先生以為何從而得此哉先生是日大燕文武士於學宫執爵跽衆灑淚誓天故文武士無不喧傳感歎曰吾縣令果有父母其民之心吾黨不忠其事不為之用可乎哉此實先生興起其義也立鄉正禮武師練士卒鋤

强禦營糧食備器械僅踰兩月雖細故未能盡善其綱目則已大張黎庶欣欣境無盜賊此烏得不為義舉而有利乎民耶子永先生與賤子以布衣之交不宜久叅軍事上書求退與講武之事隔絶久矣今聞所任非所長吏胥浚剥皁隸鷙悍武士縱横賞勿即論罰弗即行是則近乎勢迫而恐其害生於肘腋也且兵者凶器也以凶器授人而不得端方正直之人為之副未可也得端方正直之人為之副而不日夕訓之以義未可也必

先擇其人而恒訓其義然後為之義舉而五鄉之民皆樂為之用矣賤子深慮弊倖勿革久久不利先生翻曰為此事者永子輩也故敢以其利害之言進惟鑒察不備

寄蔣伯威書

日者吾友嘗餞賤子序一篇每誦一過未嘗不悵然感惕然懼其間謂皆以貧故因人去就故雖暫相聚不久輒相離也又謂自與性善交非僻邪慝之念不萌乎心

暴戾驕慢之氣不設乎體亦頗知夫人倫在已之當獎天下在已之當憂賤子何以得吾友之愛如此哉今之人大抵諱已之短忌人之長孰肯暴白已過於人前乃見操履之實而有大過於人者也雖然賤子豈敢以為喜因吾友表暴大過而不得不自省於已是則吾友有益於賤子居多也今欲時時相見甚不可得適徐子仁來知吾友不得已而出懷思不已因作寶劍詞一篇云鐵英鑄寶劍劍成重磨礱凜凜怪形動娟娟結霜濃百

金鏤其室服佩須英雄英雄一何遠妥帖藏地中幽幽得深固惟宜斂鋭鋒精靈不能閟紫氣生青空出匣非所售以悦張華公羞澁光閃閃號呌聲鏦鏦時人謾拂拭寒暉蝕雙瞳一朝入春水化作黄金龍以此為吾友尊前緩歌之助東呉山水甚佳何時與往來吟嘯西望遥遥姑以此書寄

與呂承子約

去歲交訊後未克嗣音邇日驚聞賜玦之命隱憂百集

初不知所自昨有自中都來者得兄所上書忠愛深遠意切辭婉非他人激憤者比側目者敢下石如此學力堅明安處逆順矧受此芬香之責跋履畏途不過遊山玩水當超然無累而僂不卹緯之憂吾儕將何處耶聞帶赤城一虞兵甚得力又聞一子弟隨行不知為誰恐眷集憂憶多多寬譬毋露一毫係累以增其千里之思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義理葢千古不磨平時要知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

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此行甚善甚當更冀緝熈學力不磷不緇以主盟斯道若祖宗有靈宗社無疆惟休則否泰循環吾道亦未必窮也

代江浙分省李郎中上方丞相書

竊以德不脩於已濫膺名爵之榮澤無及於人敢圖禄秩之厚恐貽識鑒之清議無以懲於將來故陳縷縷之言以發區區之藴事關大體理合上聞伏念某學術荒

踈才能庸下雖慕蕭曹之事業端無管晏之謀猷始秉
筆於儒司遂致身於郡府是時王師未集俄而謝寇潛
來城池破陷於須臾男女傷殘者千萬吾老吾幼莫逃
虎穴弔形弔影實等鴻毛爰遵相命以拾安冀遂救親
之願迺挾偽帥而歸化初無干祿之心顧大事則僥倖
成名痛雙親則等閑被害廬居墓側誓以藏形事上省
垣迫而强起身著墨衰而上道口傳鈞旨以奪情省臺
出交薦之章丞相有開府之擢備員無補律巳惟忠既

因淮寇而據平江不忍黎民而歸逆虜危時為使挺身
宣詔於吳門強敵皆降舉足躋階於省幕軍民事重廊
廟恩覃不辭泛滄海之勞洊得覩清光之美獲近御筵
之殷勤顧問歷陳四方之離合源流報效未著於一毫
寵錫遠加于三品自知孱弱拜命戰兢雖便捷於回浙
左風飄奈阻修于赴宣城霜露深有曠官之懼端無利
已之謀際公相分鎮東藩怜羈臣遠來北闕授以郎中
之職贊其省署之籌佐治一方素餐三載竭誠罄志欲

仲尺寸之才碎首殞身將報萬一之遇智能短少規措乖違上不能拾遺補闕以飾皇猷下無由拯溺解懸以匡民庶潢潦朝盈而夕涸駑駘暫駕而頓疲既非車輔之才深為廊廟之恥嘗乞引身而恬退過蒙刮目以容留收頑鑛以陶鎔拾朽木而雕斵罪不加於譴責榮有陞於散官舉首感恩捫心知愧以無勝任之力具有再辭之文盡吐真情全彰猥志况天步艱難之際為羅致英雄之秋固宜箭鋒之疾機乃利帷幄之急用讓賢避

位惟存進善於公家守拙投簪實望遣居於閒地庶得求田問舍敢忘結草銜環頓首申呈鞠躬待罪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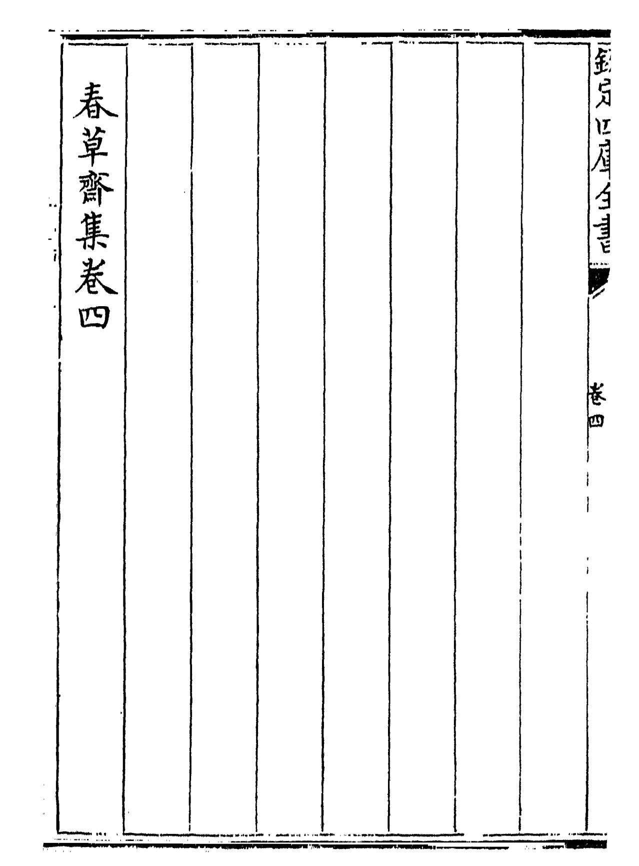
奉蒐隱升儁詔書徵辟赴京謝表

洪武五年壬子某月某日伏以睿藻天開寄幽芳於林麓宸猷日麗托嘉尚於巖扉方切連茹之拔遂賡伐木之章喜勤篳汝光分樸遫臣斯道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龍隨雲見常遊皇路天衢豹與霧冥或在他山空

谷國香芬馥植根瑶圃之間道氣幽閑托足江蘺之畔松軒足自憩頓令鹿豕為羣茅舍可逃虚忽見鶴猿成怨但不言自芳彼自成蹊於桃李而無因難合君亦永錮之湘潭省列虚名祇見公門之繁郁連臺空署寧收澤國之孤芳苟為德馨尤需蒐採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啟聖武日躋黄河為聖人清凝上祥於北極金陵有天子氣拓偉畧於西京登山採玉俾山林無埋玉之譏入海採珠令草澤鮮遺珠之誚昔往聖注想乎髙

賢而繫音托之三弄惟潛德可方乎香草而遺名被之千秋即安車蒲輪未盡賁於幽谷而荔裳蕙帳若共拂乎春風對殘菊於東籬方之陋矣據槁梧于南郭挹之悠然草枯春盡之嗟何似滿庭周子木落洞庭之怨安來入夢謝公今荷皇恩之蒐逸有媿賢良方正之書特蒙聖德之採非殊負書判身言之選紛披五色何物降自天來誇耀千官對此方知日近臣等蓬樗賤格蒲艾庸材砌草不因栽而自茂勁質誰憐谷蘭匪為人而始

芳孤姸獨抱出為小草未免見笑於山靈才類誅茅終亦引嫌於屈軼品與地莫當槐棘何期騤蹤實與名未副杜蘅輒畏貽譏伏願圖治常懸用人為急俾依腐草之光者無抱恨於人琴且賴生蔴之直者幸保全其節操則不但三旌及草莽文光常護於藝苑抑且九畹拾芝之蘭羣材皆集於上林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春草齋集卷四

春草齋集卷五

明　烏斯道　撰

誌銘

岳州郡司理錢公墓誌銘

郡東錢湖之上多士族錢氏其望也往歲有德麟者為其祖母陳太夫人守貞請予序其事洪武四年辛未春正月德麟復持楊廉民所述其父岳郡理官狀請予銘

其墓余知其世守詩禮銘奚可辭按狀君諱樞字孟璿鄞人也曾大父諱塤信之稼軒書院長大父諱芳父諱潮妣陳氏即守貞也錢之先緒遠至吳越武肅王散處南北有諱守安者自維揚遷鄞樂湖山之勝因定居焉於君為十二世祖也君性粹温平生好禮士士亦愛重之天朝洪武十三年為綏德州判官胡翰舉於朝朝授承事郎岳州府推官所鞫訊無寃滯太守封公精於吏事見君所署獄辭不為深刻歎曰有古循吏風太守以

白事上大府君攝府事政理咸當或被檄録囚辰沅皆著能績然岳當南楚要衝號劇郡十四年春王師征南東旋道經岳責君具大艦督儲以待時江水大漲君方視衆工拾下漂木未竟繼有待王師之役倉卒度不可兼濟陳於上又莫為之分力負重以前憂憤不食竟以暴疾卒實二月之廿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七其僕鍾貴等具棺殮殯於白鶴寺之側秋九月季弟植次子德麟奉柩歸里以十六年乙丑二月葬于萬靈鄉錢輿之原

從先兆也配亦陳氏子男二德麒德麟女二在室孫男一曰禋初君生十有二歲值父早世母夫人教詔諸子有法諸子皆聽命而君尤竦立動容如成人就鄉貢進士徐禹圭學以家道窘不能卒業稍長不計勞苦養母氏味極甘脆子若弟亦有賴焉久而家致饒裕且睦兄弟協宗族和鄉黨人以緩急告輒赴之不辭間有負之者置勿問延師傅訓迪弟子每旦望就聽講說無倦容常曰家之興替在子弟子弟之賢在師傅待師傅之禮

在父兄吾敢不勉乎將以此終其身而遽叨一命豈其意哉嗚呼人之材器大小不齊麗士元長於大任而短於州縣黄霸長於治郡而短於作相若君者使之從容秉政豈不可建大業也耶第用非其才憂憤以死惜哉銘曰錢氏之胄出自武穆今居東湖子孫戩穀戩穀伊何世習詩禮家以熾昌而後行迤陳氏守貞其子實賢實賢者誰是曰孟濬既孝且友將終稼圃不虞拜官於岳之府鞫囚明慎人無怨恫兼集

世務豈不有功王事孔殷憂憤以死天不相賢奚至於此桂折於風蘭萎於霜未至中壽誰不痛傷嗟今之人全歸者寡君獲全歸亦曰純嘏有子讀書有孫如玉雖死不死曷云其吁生於萬齡死亦是穴孰其偶之山中之月

嘉興學正李君文衍墓誌銘

元至正間金華黄文獻公以其子同知餘姚州事來就養余往謁見公稱餘姚多君子文衍先生其一也余因

獲與先生交逮别去幾四十載先生之嗣子㸃持廣文
景先生德輝狀來請銘於乎古之銘志多為故人撰述
者以弗疑而可書讀之者亦信而弗疑爾先生余故人
也銘其可辭先生姓李氏名世昌字文衍會稽之餘姚
人唐相國紳十六世孫也曾祖碩宋進士從政郎台州
府儒學教授祖夢登瀏陽州儒學教授父德麟不仕先
生風采偉碩德純學邃浙東帥閫都事年公應復見而
器之欲擢為府州史先生曰某世儒業吏未嘗習也遂

舉而直本州儒學升温州儒學録秩滿調衢州路龍遊
儒學教諭皆有成績既及考升授嘉興路儒學正先是
學田税租不足先生白于上徵之自是廩稍餘教養聿
新郡之陸宣公書院闕官請先生兼攝院事祠宇内外
傾圮咸撤而新之事未究值兵亂即謝事東歸餘姚州
守郭侯文煴州長哇公方以尊賢下士為務聞先生素
行敬禮有加遂請綜理學事俾講書作興士類明年舉
行鄉飲酒禮士風為之丕變至正丙子邑災先生率僮

僕往救道得二篋詰旦遍訪諸人莫有承者遂白於州守李侯請榜而喻衆侯曰必吾家物也內有某物若干發而視之果然侯歎曰先生見物不私於己其有德之士乎自是禮遇益厚先生性孝友素不尚紛華不尚佛老學務篤實為文詞不喜浮藻為子姓延師傅必擇明經慎行之士里有喪葬匱乏者必賑恤之殊汲汲如李侯沒於官為買地葬之友人鄭山輝有暴疾奔走治療具備後事餘則類如此也晚歲喜閒靜每霜晨月夕必

鼓琴賦詩以適其意論文章則從黄文獻公游論字學則從周伯琦御史游凡與遊者非鉅儒名士弗屑也一旦病革諸子及所親者皆以藥進力勸飲先生曰人之生死如旦夜然吾年幸至此縱服藥再壽幾何遂却藥怡然而逝洪武乙丑十月廿六日春秋八十有六配王氏先十五年卒子男三長聘次彬次穆滕出孫男五女三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於乎先生以正大之學淑諸已雖表率學校致聲譽然遭時不偶不

得大試流澤遐遠惜哉銘曰大道既衰民風是漓越之
多士聖賢是依中有李公而復翹楚規行矩步表率庠
序厥績既成厥心孔寧非以正大曷至令名壽而全歸
孰云匪天何以徵之清風邈然

後溪居士劉君墓誌銘

君諱仁壽字壽可後溪別號也世居吉安太和之龕溪
其先則自長沙始曾祖洪卿祖聲甫父華翁號竹溪皆
隱德不耀母康氏君性孝友豁達大度幼穎異出羣暨

長凡律吕醫藥國典吏事與夫農圃工倕之細靡不精究身不滿六尺而明敏辨捷出應門戶入事父凡從伯氏教子弟冠婚喪祭接應賓客或顧指庶事皆從容中理事無不集嘗曰聖人之學以格物為先自科目興士但誦程朱遺言取爵位視格物為末務至理民理財皆迂誕不能事事吾兹格物其敢怠乎竹溪素負直名鄉有鬬爭必求直於翁翁有疑必問君君剖析咸當歲大旱翁議開梅坡農皆難之君躬視可否計功之鉅費未

半月畢事漑田餘二千頃翁喜曰百世之利也今名劉公坡性不喜佛老凡媚神徼福違道干譽之事一不肯為鄉饑則平糶周給之里有疾病貧不能治者必與牲藥餌以禱以療無怠意歲甲申母氏没闢後圃營雙墓前後左右蒔花竹鑿池搆亭以奉其翁翁乃日與賓客飲酒亭上談諧笑語或乘小輿逶迤花竹間戊子翁没葬祭如母氏求史館劉文廷銘其墓銘母氏墓者廬陵申齋劉公也二公不妄許可以公孝誠故銘之弗靳

世變以來龕龍溪正當龍泉西寇之衝時太和為州州之達嚕噶齊瑪寶哩公守西昌命君領萬夫出戰君又募勇士且搗其穴俘斬千餘人至冬寇復至君選善射數十人與俱奔入寇中出其不意左右馳射寇遂大敗西昌之境方以靜安值他戍爭功不決寇伺間率衆突入境無能禦者咸為君惜之君睹時事若此遂避地羅團及靳黃兵臨西昌閭閻小子爭取名君介然自守寧傾貲應官府而已之室廬燬于兵火乃架樓十楹吟咏終

老無戚色人咸服君以君肖父竹溪稱之曰後溪居士一日遘疾卒於正寢實乙巳四月十日也生於元之甲辰十月廿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二踰月葬于翕溪大墓之原配萬安謝氏繼娶王氏子男二剛分俱讀書有成立側室曾氏蕭氏所出也女五孫男五孫女二於乎君智周才贍疏財慕義豈可幾及哉第以不尚名位大其所施為可惜耳然没無可愧是宜銘銘曰君之先自長沙衍于吉德有加君之生克自勵材知周孝友備濟匱

之利鄉井義旗建寇鋒屏家𢇁捐禄仕輕保厥躬如捧盈天報施子孫茂茂且賢福靡究君雖民愈有官没無憾名不刊

永新學正蕭君墓誌銘

洪武八年余宰吉之永新首視邑庠時有蕭君名質字謙用者職訓導教弟子員余見其性温而貌恭出言有章心竊自喜自是數坐明倫堂考弟子所授業皆蔚乎可觀與之論事能慷慨白可否咸當觀其所賦詩有唐人

風致長歌尤滚滚不已又喜作草書變化遒勁能步武
羲獻及詢其平居操行於人皆曰君孝友待賔客誠敬
鄉里無閒言余益愛而重之至九年秋遘心疾身羸氣
短十年春求謝職歸以十一年某月某日卒踰月葬于
所居咫尺地之北山於乎悲夫余方以不得弔哭為快
忽其子伯昂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考辱知長者幸哀而
賜銘以垂不朽余既知君不可辭君永新之樓原人也
世為望族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俱以詩文鳴咸隱

德不仕君承其家學自幼習舉子業將耀名于時益大其門戸值朝廷尼科舉遂不果獲頋勉就東山書院山長再任桂陽儒學正並有成績及歸省遇兵亂乃徙居廬陵靜僻地益進其所學兵退復歸井里搆室廬治田圃彈琴賦詩將終其身而邑大夫聞其學行延禮為邑庠弟子師不數載而没於乎悲夫配龍氏子男二長伯昂次伯威女一適里之賀某余聞幼而不學壯而不行老而不教誨謂之無業之民君三者咸備固宜銘也銘

曰君之祖父皆以文學鳴君承其家學宜取則而有成也將較藝於禮闈施澤於禄仕惜乎兵亂終於丘園徒靜處而已耳所幸者嘗範模諸生儀刑鄉里茍聞其風者豈不足以興起也耶

陸君季嘉墓誌銘

余友季嘉卒余往哭之明年將葬其伯氏季和挾季嘉五歲孤子昇踵余門命之拜出胡經歷中孚君所為狀請銘于余於乎余忍銘季嘉哉按狀季嘉諱徽字季嘉

姓陸氏鄞人也曽祖諱廷炎祖諱益父諱文愚由元之温州路知事辟福建江西行省從事母鄭氏陸之先唐宰相贄之後世居吳郡五代時贄六世孫徙山陰至宋有尚書左丞太師楚國公佃佃之曽孫軍器監主簿嘉謀建炎之亂自山陰徙鄞迨季嘉七葉矣季嘉頎而秀整有大志年二十餘值天下兵起歎曰今土壤分裂社稷不安正建功之秋也吾聞少保平章擴公以忠孝喜士兵强義正志在恢復可輔吾兄弟能孝養母氏可托

吾往焉必有濟也因請諸母氏許之遂航海而北入謁少保於京師上書言事少保意合就留府中時樞密知院博囉特穆爾擁兵犯闕圖危王室少保奉詔率師誅之尋總兵南征未行進封河南王季嘉進言曰公内難甫平而遽受王封使天下謂何請力辭之俟削平區宇受封未晚也丞相乃抗表累辭詔不允及丞相平河洛季嘉上書言三事曰成敗之機曰利害之原曰進取之方其論剴切累數千言丞相大喜又言襄樊去中原甚遠

糧草緩急不逮宜每二百里屯田結營首尾相濟又請約束各藩鎮父子兄弟侍戍左右庶免跋扈於外丞相皆聽納之于是承制授中尚監照磨兼掌中書記及領出教納言事又命記録時政凡為檄文喻藩鎮立就遠近靡不敬悅丁未春丞相以海内有豪傑士可攬者各遣使通約欲命季嘉使浙季嘉意可便道省母欣然領命就授承事郎中尚監經歷且命之曰凡浙軍務事機遲汝成算勿久留也及歸會其父亦自閩還與父母凡

弟相慰藉殊喜將復命而天下事去矣於是浮沈里閭以醫藥自給性孝友重然諾寡言笑自幼奮勵就學凡經史諸子及孫吳岐黃書皆博洽得其要旨家貧養父母必盡歡處兄弟和樂母夫人素多病季嘉在中原時每使至鄞必遺俸金於母夫人為湯藥費其在相府也工部尚書劉公傑中臺侍御史孫公翥兵部尚書陳公酹中書平章白公鎖太常少卿揭公汯翰林學士張公翥咸與揖讓異於賓僚及其閒居也則閉戶讀書絕口

不談世事恒悒悒不樂人莫之測也嵗壬戌九月一日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一娶臧氏子男一曰昇女一以某年月日葬于里之豐鄉黄山之岡有壯遊集言事集藏于家於乎季嘉積學廣才或可及也至若少負大志憂天下禍亂奮不顧利害于河南王慷慨言事雖天運不可轉移其氣凜乎莫奪如之何其可及也使河南事成季嘉不死則功名其在古人後也耶惜哉季嘉奉使還浙至膠東將蹈海知同舟沈弘廣有侮慢意易舟以行

而弘廣尋死倭寇舟至蘇之太倉日久絕水飲及與詹
事院使敏珠爾韜天得淡水斥滷中遂以濟此非季嘉之
心有以感天天欲以季嘉卒於正命也歟銘曰陸氏之
先太師有赫圭組弗替季嘉是作維此季嘉既才且智
宜生昌時大展其志兵戎之中乃求元宗贊王河洛以
樹厥功厥功伊肇厥聲載道王心懆懆王師皎皎天運
莫回國以淪喪季嘉徒還家以觖望位之弗崇以不終
事壽之弗永以囿於數馬逢絕道自屈其力鳥值反風

反折其翼雖則可痛天玉其全不死海難卒死丘園上視其先亦克有光妥靈於幽黄山之罔

劉君子綸墓誌銘

余治吉之永新之二年為洪武十年八月廿日去職之郡城邑之劉孟炳持天台謝先生玉成所為其父子綸行狀來拜且請曰杲先君没將葬大夫方涖政不敢凟而請銘今大夫既去位幸哀而銘諸余在邑時嘗聞其賢謝先生以文行典教郡庠言又孚於人銘其可辭君

諱經字子綸臨江儒學學正諱某之子楊宅圍巡檢諱某之孫吉之永新人也其先世居同郡安福荆山至曾祖某樂永新坪上山水之勝因徙居焉君性聰敏讀書好脩年十有四失怙其母蕭氏有賢行君與弟琚日受教訓即能樹立既長倜儻大度見義事必勇為一日歎曰人不遐覽而遠搜則視近而聽卑遂遨遊帝都名區勝輿足靡不至及歸里人咸異之曰子綸非池中物也故實友往來無虛日如虞邵菴劉申齋劉文廷李一初

諸先生皆折節與游歲庚寅盜起湘湖蔓及邑壤君倡義集悍士從平章額森特穆爾公往蹈其衆壬辰與弟琚從郡守救陷吉城寇復其郡上功授君知永新事授琚廬陵縣尹分兵守要害平章道童公聞而嘉之遣使賞賚君曰亢義宣力臣之職也然力未大展而拜賜於心安乎遂不受癸巳虔劉大州盜奪被陷領兵鎮撫未幾又逐北攻永新之寇復城邑如故四方避難者咸歸之君廣廬舍給廩稍人賴以全活者衆平生好施與會歲

大饑貧乏之者賑之粟死弗克殮者與之費雖罄倉篋弗
顧也居無何度事勢有不可强為者於是盡散兵士謝
事歸田里幅巾藜杖逍遥山水間作棲賢亭與賢士大
夫彈琴弈棊觴豆其中否則兄弟自相唱和裕如也今
天朝既革命大用有為之士而君則老矣以洪武丙辰
八月廿有四日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越某月某日
葬于里之中車逕背嶺之原娶周氏再娶彭氏子男三
長孟炳次仲輝先君十一年卒次吉祥彭氏出也女二

長適某次適某皆同邑士族孫男二覬生欽生尚幼嗚呼今之積貨財如丘山憒然不肯為義事僅為一已謀徒喪于兵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君乃踈財重義靖寇保鄉而立名不朽豈不為大丈夫哉是宜銘銘曰人弗為義事死則徒死君立義名曾不為一已倡義殄寇而功加於時浮雲其官而草芥其貲彼嗇焉者聞君之風曾不為之忸怩樂天而知命益老而益臧其没也豈不得夫鮮原以永其藏哉

墓表

處士倪君仲權墓表

嗚呼余友倪君仲權明之風節士也年始五十有三未試而卒實洪武九年五月九日將以次年十一月三十日葬於鄞縣桃源鄉黃沙之原其長子豫翁奉書永新請表諸墓余義不可辭葢知君為詳遂書其實曰君諱可與仲權其字也倪於明為著姓其先當唐昭宗有脩武府君者自永嘉徙郡之象山子孫又分徙定海今居

郡城者則自君曾太父徙也曾太父諱文偉大父諱敬聰元贈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千乘郡侯父諱天澤贈敦武校尉台州路黄岩州判官母俞氏贈宜人黄巖君性夷曠倜儻別搆高閣竹墅治居第日觴豆娛賢士以君秀嶷不使少去左右君因以覩感異常既長從鄉先生遊如程公畏齋方外碩宿如噩夢堂名臣如太常柳公傳戶部尚書貢公太甫應奉邢公吉甫狀元陳公子山益得以砥礪學業奬掖風節有聲

譽既而元運將去豪傑並起歲丙申海上李得孫以歸
順帥浙東頓軍漁浦聞君名以書幣招君為諸暨州判
官君歎曰彼雖禮士可致我哉卻使者弗顧天台方公
擁兵入城奮威武累官至丞相凡出其麾下者皆得奏
請於朝致顯官君伯仲亦因而受元爵貴顯君澹焉自
樂若弗知之者丞相妻越國夫人龔將葬聞君深於禮
文命君考禮行事君固謝不許或勸君曰人鮮以知禮
聞攷禮益國明哲之士也茍忤其意非自庇之道君於

是强起而考侯邦小君之制凡從葬明器紼披柳翣等物率有品式與執事者七百人郡人皆未之前覩丞相大恱事畢欲授以官幷以白金綵段為贈不受時河南王庫庫公總戎中原浙江丞相達實公以便宜行事人以才畧見者錫爵不恡人爭往惟恐後有力挽君與俱君歎曰庫庫公自設官擬朝廷達實公玩兵而自弱其勢豈建功之地哉況道路梗塞必蹈海或走間道始可達冒險而要名君子不為也力挽君者遂媿赧而去朝

廷舉茂異授定海主簿以在方公境壤中亦不就惟與
故人之邃於學者遊衍吟適園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
平生孝友踈財慕義為長厚事積書盈齋室手校讎
不倦書脩倪氏譜系續胡貫夫廟學典禮補朱子家禮
有司方起君議禮于朝而君以遘疾告人曰吾死矣夫
夜有冕服如王者俾余教其二子乃令治棺具甫就而
絕神氣不亂於乎君未卒之先令天子勘定天下天下
據有城邑以豪傑稱者悉係頸銜璧為降虜向之利其

福而大其門得志於當時亦隨以消歇無聞焉君獨以風節自勵雖不偶以没而高風殊邈不可泯滅汨於先而耀于今孰有過於君哉

行狀

轉運使掾倪君太亨行狀

君諱溢字太亨姓倪氏鄞人也鄞今屬慶元郡惟倪氏出自曹姓邾武公封次子於郳是為小邾春秋小邾穆公之子俠始仕宋奔鄭以國氏謂之郳後避仇其父去

邑從人作倪子孫散處南北當唐昭宗時脩武府君者
譜逸其名以避亂自永嘉航海至郡之象山見一人綽
約若處子者招府君忽不見府君意以為神遂占籍焉
子孫因蕃衍至今十傳曾大父居正生文偉文偉生敬
聰是為君考子三人而實君長初六世祖自象山徙定
海之清泉灌莽極目勢不可以久處復徙郡城西僻所
以廓見聞習禮法相土度工治居第雖厥考之謀君有
以發之也君性明敏剛介果斷無疑滯任氣節不肯屈

人下或少挫則痛自刻責唶唶齧牙不已讀書務通大意脫畧俗儒句讀之習事父母孝奉甘脆問燠寒疾痛疴癢惟謹厥考好施與君承意順令恐後無私蓄昆弟出入眥產至多寡有無未嘗問暮夜則燕坐一室更闌燭跋諸季以門戶關白隨可否皆當間稱道所識君子以為儀指摘古今成敗以為鑒怡怡如也諸從子姪滿前視之若已出咻噢撫摩教詔罔怠平生三族不以富貴貧賤二視性好客有師儒館其家者客往來無虛日

左右厭之君叱之曰汝何敢爾吾為子弟延師多矣乃今始得賢者吾子弟其必感而興起乎於是禮愈加其待士率類此嘗遊錢塘時饑疫死者無以殮君置棺遺之後詣請者衆君倒囊篋無所靳嘗使人賈泉南得米盈巨艦米商因君而至者六十餘艘時價騰踴羣商且得志君故損其直商瞪目恨君君曰以千人之饑為一已利可乎凡故舊有遺孤以貧乏告即厚贈之不以存没易其心初試吏部之獄典有盜發大家塚大家誤逮

無罪者於獄且重賂君欲致之死君曰死不死有法在我何忍以獄市哉後鉤鉅得真盜其人果獲免又富家子殺人有司受其賂旁一人承罪既成獄君廉得其情白于上免之而殺人者隨得犴狴之制窒塞暗昧重垣複壁每暑熱寒凍瘦死者衆君言于郡守曰囚于罪有當死者今凍臘而死豈其罪哉宜竅楣梁上泄穢氣郡守聽之自是各郡尋有倣其制者陞府史歲屬大饑君畫策賑濟民賴以全活奉化州吏某以貧故久需次不

能補將鬻女以為資君聞而謂之曰必毋鬻女乃可得

吏子今鬻己之女以餌人之貪後將使人鬻其女以餌

子之貪如此雖得吏人其謂子何某聞而謝焉且止鬻

女君憐而白諸郡使移州亟用之轉市舶吏目江浙行

省檄元帥李公以所居舶貨貿民間公輕重其價不能

售且憑威恃嚴莫敢言君具陳其狀公私便之凡諸舶

戶有敢私匿舶貨者則盡没入所有而罪其人如律有

商匿龍腦一巨筒於舶中直百金適為君家童得之君

獨念吾為吏而家童私其物吾焉委罪吾不私而許之官則必有受其罪者矣寧忍乎乃密沈筒水中商聞之拜且泣曰微君吾家為齏粉矣陞江淮財賦府曹淞江大澇時已穫農訴無所出租府檄君即其地驗君以一器如巨甔置田間深入漭溔桔槔盡去器水中由是虚實無所逃衆服其能遷兩浙福建運司掾民私致鹽升斗許悉貸不問嘉興巡檢某以私鹺誣某寺僧僧不勝搒掠誣伏及以獄成上君知其枉平反之長官坐堂上

數目君以不可君毅然以天理反覆喻官官意解巡檢
坐窘以十萬緡賂君卒弗撓他日僧實白金甕中詭以
為酒遺君亦勿受一時聲譽傾要路要路交薦之遽以
遘疾謝事歸田里未幾而卒生於宋之咸淳戊辰十一
月十有八日卒於元之元統癸酉十一月廿有二日春
秋六十有六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于某原去先塋之
西數十步配同郡童氏以仲氏天澤之子可觀為後可
觀好讀書斯道之生也晚未嘗與君接殷勤而敢以論

列君之行事者亦得説於君之所交耳惟立言君子採摭而銘之可也

先兄春風先生行狀

先生諱本良字性善世居明之昌國迨父試吏同郡慈谿樂其山水之勝又多君子因占籍焉曾祖煒祖暹父文亮先生性質朴生十餘歲聞浮屠氏言人子能不茹葷三年名血盆齋者可免母罪即不啖魚肉父母念其讀書氣弱力阻之堅不肯受命且斡蠱不以勞苦辭年

十有八歲父遣習吏弟斯道就外傅暮歸必問所授何書同習讀講辯疑義間為詩即為老成輩推奬至廿有一歲父没家無甔石儲日汲汲營奉母資弟斯道年十八季弟二人女弟三人尚幼皆仰給焉日夜衛恤艱苦萬狀夜必讀書至三鼓乃已里有陳氏家裕饒子死令人誘以為嗣先生泣曰吾烏氏宗子也不可為人後且母與弟將誰托哉遂止丁丑至錢塘民間妄傳朝廷選伋男女咸倉卒婚娶有願以女配先生者先生曰吾之

來也為母與弟求衣食計耳衣食之謀未遂而先有室人謂我何不聽雖執事官府中暇則師事秋雲徐先生學春秋經從衆仲陳先生遊問古人要旨不久歸井里即脱胥吏事明書經授徒大姓家幼弟希顔方髫齔攜以教養夜必抱持而起斯道亦處館事朱墨相與養母氏撫二弟稍長遣嫁三女弟畢始娶邑之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子中時先生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先生從而講貫久之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風

雲雨露無非我也樂不可言因盡棄舉子業而學焉文
元公有詩春秋易解先聖大訓及所為詩文日以諷誦
如在春風中就以春風名齋弟斯道相與探賾若朋友
然辛卯四方兵蠭起蔓及浙郡縣悚懼邑宰陳文昭甫
至咨守備策於縉紳諸公先生同在列畫策團練為保
障計又條陳為政之要於邑宰行之三月邑以大治時
好名之士各擇所依取名爵如拾芥先生退處山谷間
淡然自怡一不動其心凡勢利之家足未嘗躡其戶限

惟以道相尚者雖至貧賤亦與之往來鄉先生有碩德博聞者必數造其門仕宦中有以文字相益如戶部尚書貢公太甫太常禮儀院使陳公子山者咸與之交焉為人慈祥愷悌重然諾言不妄發發則必以聖賢謨訓為根據待鄉里接賔客務盡確誠有義事力不能為者必勸有力者為之見在位者利澤不加於人必具便民事告之請為舉行作詩文尚正大性不喜遊藝凡治天下與用兵之道靡不究心特值時不偶弗輕售焉耳以

是士大夫咸敬禮之或請業或求以啟沃或聽其論言者彌衆戊申母氏没喪葬莫有違禮方終喪遘疾卒於正寢神清明不亂實洪武五年正月十三日也祔葬於邑之孫胡考妣墓側配同郡馬氏先卒再娶同郡翁氏子男二長艮光次用光女一蚤卒馬氏出也弟斯道謹撫其行并卒葬歲月如此俾兄子用乞銘當代君子云

春草齋集卷五